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老學庵筆記

吹劍錄外集

愧郊錄

脚氣集

祛疑說

藏一話腴

琴堂諭俗編

佩韋齋輯聞

鶴林玉露

書齋夜話

貴耳集

齊東野語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鬆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四庫筆記小說總目(第三輯)

- | | | | |
|-------|--------------------------------|--------|---------|
| 老學庵筆記 | (宋)陸 游撰 | 敬齋古今藪 | (元)李 治撰 |
| 愧郾錄 | (宋)岳 珂撰 | 日聞錄 | (元)李 昉撰 |
| 祛疑說 | (宋)儲 泳撰 | 勤有堂隨錄 | (元)陳 櫟撰 |
| 琴堂諭俗編 | (宋)鄭玉道撰 彭仲剛續
(宋)應俊輯補 (元)左祥增 | 玉堂嘉話 | (元)王 惲撰 |
| 鶴林玉露 | (宋)羅大經撰 | 庶齋老學叢談 | (元)盛如梓撰 |
| 補遺 | | 研北雜志 | (元)陸 友撰 |
| 貴耳集 | (宋)張端義撰 | 北軒筆記 | (元)陳世隆撰 |
| 二集 | | 閒居錄 | (元)吾丘衍撰 |
| 三集 | | 雪履齋筆記 | (元)郭 翼撰 |
| 吹劍錄外集 | (宋)俞文豹撰 | 霏雪錄 | (明)鐘 績撰 |
| 脚氣集 | (宋)車若水撰 | 蠡海集 | (明)王 達撰 |
| 藏一話腴 | (宋)陳 郁撰 | 草木子 | (明)葉子奇撰 |
| 內編 | | | |
| 外編 | | 胡文穆雜著 | (明)胡 廣撰 |
| 佩韋齋輯聞 | (宋)俞德鄰撰 | 譚言長語 | (明)曹 安撰 |
| 書齋夜話 | (宋)俞 瑛撰 | 蟬精雋 | (明)徐伯齡撰 |
| 齊東野語 | (宋)周 密撰 | 震澤長語 | (明)王 葵撰 |
| | | 井觀瑣言 | (明)鄭 瑗撰 |
| 困學齋雜錄 | (元)鮮于樞撰 | 南園漫錄 | (明)張志淳撰 |
| 隱居通議 | (元)劉 壘撰 | 雨航雜錄 | (明)馮時可撰 |
| 湛淵靜語 | (元)白 珽撰 | 採芹錄 | (明)徐三重撰 |

- | | | | |
|--------|---------|----------|---------------|
| 畫禪室隨筆 | (明)董其昌撰 | 七頌堂識小錄 | (清)劉體仁撰 |
| 六研齋筆記 | (明)李日華撰 | 硯山齋雜記 | (清)孫承澤撰 |
| 二筆 | | 意林 | (唐)馬 總編 |
| 三筆 | | 紺珠集 | 舊題(宋)朱勝非編 |
| 物理小識 | (明)方以智撰 | 類說 | (宋)曾 慥編 |
| 春明夢餘錄 | (清)孫承澤撰 | 事實類苑 | (宋)江少虞編 |
| 居易錄 | (清)王士禎撰 | 仕學規範 | (宋)張 鑑撰 |
| 池北偶談 | (清)王士禎撰 | 自警編 | (宋)趙善瑛撰 |
| 香祖筆記 | (清)王士禎撰 | 言行龜鑑 | (元)張光祖編 |
| 分甘餘話 | (清)王士禎撰 | 玉芝堂談薈 | (明)徐應秋撰 |
| 古夫于亭雜錄 | (清)王士禎撰 | 元明事類鈔 | (清)姚之駟撰 |
| 洞天清錄 | (宋)趙希鵠撰 | 儼山外集 | (明)陸 深撰 |
| 負暄野錄 | (宋)陳 樞撰 | 古今說海 | (明)陸 楫編 |
| 雲煙過眼錄 | (宋)周密撰 |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 | (明)胡應麟撰 |
| 續錄 | (元)湯允諤撰 | 鈍吟雜錄 | (清)馮 班撰 馮 武輯編 |
| 格古要論 | (明)曹 昭撰 | | |
| 竹嶼山房雜部 | (明)宋 翹撰 | | |
| 遵生八牋 | (明)高 濂撰 | | |
| 清祕藏 | (明)張應文撰 | | |
| 長物志 | (明)文震亨撰 | | |
| 韻石齋筆談 | (清)姜紹書撰 | | |

本冊目次

老學庵筆記

愧郊錄

祛疑說

琴堂論俗編

鶴林玉露

補遺

貴耳集

三二集

吹劍錄外集

脚氣集

藏一話

外內編

佩章齋輯

書齋夜話

齊東野語

宋陸游撰……………一

宋岳珂撰……………九一

宋儲泳撰……………二〇一

鄭玉道撰

宋彭仲剛撰……………二二一

元應俊輯補……………二二一

宋羅大經撰……………二五三

宋張端義撰……………四〇九

宋俞文豹撰……………四六九

宋車若水撰……………五〇五

宋陳郁撰……………五三七

宋俞德鄰撰……………五七三

宋俞琰撰……………六一一

宋周密撰……………六三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增

員外郎臣李松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臚錄監生臣徐鳳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老學庵筆記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宋陸游撰案宋史藝文志雜史類中載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于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識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為蝦蟆精錢遜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逸居集曾純甫對蕭鷗巴之類雜諧戲者亦不過七八事其餘則輒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如謂遼避天祚嫌名追改重熙為重和遼史不載其事今以興中故城所存天慶二年釋慧材撰舍利塔記舊碑證之乃

實有其事則知其記載不誣有裨史傳多矣

惟以其祖陸佃為王安石容所作埤雅多引

字說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

安石龍睛一事併述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

杜甫詩有蔚藍天宇本言天色故韓駒承用

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乃稱蔚藍為

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

註謂見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

名鬱繼非天名蔚藍游說反悞又稱宋初入

尚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

舒山水必稱清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

昭明所錄實無此作亦記憶偶疏然大致可

據者多不以微貴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

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

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缺也乾

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卷一

宋 陸游 撰

徽宗南幸至澗郡官逆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岍上御棕

頂簍子一宦者立轅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

來銜老臘傳以告道遠

徽宗南幸還京服票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蔡七

寶輩蓋吳欽定儀注云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

此檀香椅子耶張娘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英

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

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

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

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

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養院前

然日歷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

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羣盜如鍾相楊么鄉語謂幻爲么戰舡有車船有漿船有

海鰲頭軍器有拏子其語謂拏馬銃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

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

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

不藉木取堅重木爲之長繞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

用之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

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

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則賊地無密戶不

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

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

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南下車船猶在頗有功

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

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鼎遭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吃

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識云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

欽定四庫全書

先學庵筆記

三

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蓋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

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

像角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

沙魚第九水飴鹹豉旋餅瓜薑看食棗餠子脆餅白

胡餅餠餅

熙

紹興辛酉與金交兵金邀議者謂當取壽州宿三州也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

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令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敵有告者未敢

欽定四庫全書

先學庵筆記

四

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謂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答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

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莫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禾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
養馬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
何處此地有神仙益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
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
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五

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
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犢車皆用
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球車馳
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
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天矯堅瘦皆
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檜檜海檜絕難致

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
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
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
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
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
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六

官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
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
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
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泰王下曰叔
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
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拔場大

聞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
揷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
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船畧計其費四百料八艘戰船長八
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艘海鵠船長四丈五
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一榻枕
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
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
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
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
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
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

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
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
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部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
爲部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

左二寶胡仲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益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道君幼子名捷

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金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

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北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

至此

金人初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
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有吾及第勅亦

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子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宗立遺像講牒告身皆在然宗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亦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問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逮建中

靖國後遼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城坐而出軍民有懷輒徂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竝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德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敵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

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彦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彦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彦終身以爲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榜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暮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鵲月

廩仍祇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泰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恭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

姓魏遂以晉絳和我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間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勲德重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慕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當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泰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

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咸陽指樞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子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于子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子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躍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